

萨苏
悦故事系列

名著中的 悬案

山寨版历史学家的名著解读

萨苏 著

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



中国书店

名著中的 悬念

山寨版历史学家的名著解读

萨苏 著



中国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著中的悬案:山寨版历史学家的名著解读/萨苏著. —北京:中国书店, 2009. 1

ISBN 978-7-80663-629-9

I. 名… II. 萨… III. 小说—文学研究—中国
IV. I20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1428 号

名著中的悬案:山寨版历史学家的名著解读

著 者 萨 苏

责任编辑 杨 颖

出 版	中国书店
社 址	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
邮 编	100050
电 话	010—63017857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	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×1194 1/24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663-629-9
定 价	22.00 元

本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我给大师们当狗腿子

——山寨版历史学家写在前面的话

(代前言)

各位，今儿兄弟我是穿着马褂来的……

那位说了，这又不是大清的时候了，您只要不光着出来，谁管你穿什么啊？

其实，这就是个玩笑，穿着马褂出来，是有含义的。上岁数的人可能听过马三立、赵佩如、郭荣启三位先生说的相声《扒马褂》，那里头马三立是一满嘴跑火车的少爷，一会儿说煤球是白的，一会儿说窗户里飞进一只烤鸭子来。郭荣启呢，就是给马三立补台的，马三立说煤球是白的，郭荣启赶紧说对，那天下雪了，雪一盖，可不煤球是白的？马三立说窗户里飞进一只烤鸭子来，郭荣启呢，赶紧说对，楼下烤鸭子的师傅甩脱手了，鸭子正飞进他们家窗户。

您说郭先生干吗这么向着马先生说话呢？敢情他穿那马褂是从马先生家借来的，所以得给马先生当狗腿子，补台找面子。

今儿，兄弟我就是来给罗贯中先生、金庸先生他们补台找面子来的。

这话说得可有点儿玄乎。在我等小人物们眼里，罗贯中是什么人？金庸是什么人？那都是写名著的大师啊。

三国的宏大，西游的妖娆，都堪称东方文化的典藏。这些“大师”的称号是久经考验的，可不像现在，连卖饼的都敢给自家店门上来块“炊饼大师”的招牌。

既然是大师，当然是年高德劭，风骨过人之士，大师还需要狗腿子吗？

我是看完名著以后，才深深感到——大师，也是很需要狗腿子的。

原因呢？

看过之后才发现，大师们写书的时候，也经常忽悠人。

想起早年，我学历史的时候，死活不能接受堂堂大宋居然扛不过辽国番邦。有这种情结的原因，是因为读水浒的时候读过这段儿啊。水泊梁山受招安后一百零八将大破混天阵，斩杀辽国大将耶律重光，一直打到燕京城下，要不是蔡京、高俅一班奸贼捣乱允和，大宋早就把辽国给灭了。

那还能有问题么，《水浒传》可是施耐庵写的啊，大师写的名著，还能有错？

等看了更多的书，才明白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辽国后期的确腐朽不堪，屡败于女真，但就到辽要被女真灭亡的时候，大宋跟着夹攻，所谓的精锐常胜军也没能从辽国大将耶律大石和萧干手里讨到好处，反而兵败燕云，被女真看破了大宋外强中干的本质。

水泊梁山伐大辽，不过是施耐庵先生在忽悠我们，拿历史开个玩笑。要搁现在，施先生估计该去写穿越小说了。

于是，有很多历史学家在读名著的时候，纷纷在大师们的作品中，找出他们不靠谱的错误来，给以严厉的批评教育。

不过，那是正牌子的历史学家，就跟手机里的诺基亚似的，萨这类历史爱好者呢，就跟手机里的山寨版似的。

山寨版无论如何不能像品牌机的买卖那样做，所以，咱们研究名著，也要换个角度。

换个怎样的角度呢？

这个角度就是建立一个前提——无限信任我们的大师们。

大师说的话是真的，我们按照真话来研究，大师说的话是假的，我们也按照真话来研究。

大师的台要坍，别怕，我们山寨版的历史学家来帮大师们扛起来。

比如，施耐庵先生写武松打虎——要正牌子历史学家来看就会说了，历史上的武松，曾经行刺奸贼“蔡虎”，或为武松打虎故事的源头，但武松并没有真正打过老虎。换咱们这山寨版历史学家来看呢，我们首先要坚定信念：对，武松就是打过老虎！然后呢……我们上宋朝山东，给考证出老虎来，帮施先生补台。

别说，这样去做的结果，往往妙趣横生。经过认真地考证，宋朝的山东，真的是有老虎的，而且正是处在灭绝的前夕。所以，那时发生武松打虎的事情，确有一定可能。

再比如，金庸先生写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提到了黄蓉所居的海岛叫做桃花岛。经过认真地考证，发现桃花岛就在浙东，与金庸的故乡海宁隔海相望。金庸先生把郭靖和黄蓉的故事写在这个岛上，莫非也寄托着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儿时岁月的怀念？

带着游戏的兴致开始写这本书，于是有了扈三娘在水泊梁山如何选婿的大猜谜，有了杨过的巨雕是远古巨禽恐怖鸟的推测。写作中，我找到很多乐趣，并且发现，大师们的大师，他们即便忽悠人的时候，也往往会把背景写得若相符合，真假难辨。

用真实的材料分析、阐述虚幻的故事，用轻松的文字寻求阅读名著的另类角度，或许，就是我们制作这本书的目的吧。

萨 苏

2008 年 12 月于北京

目录

我给大师们当狗腿子(代前言) / 1

水浒篇 / 1

1. 梁山的奇门兵器 / 2
2. 小扈选婿 / 19
3. 戏说梁山军衔 / 31
4. 梁山好汉的功夫分类 / 44
5. 梁山上的病人 / 47
6. 吊睛白额兽死因的科学分析 / 50
7. 《杨家将》和《水浒传》在历史上的真实联系 / 58

三国篇 / 65

1. 三国箭手之怪腕 / 66
2. 武功失常的三国武将 / 69
3. 三国中的大将坏子 / 74
4. 刘备军中的黄巾余党 / 78
5. 蜀国文武为何多早逝 / 81
6. 无当飞军 / 84
7. 有脾气的义阳汉子 / 87
8. 毒药版刮骨疗毒 / 93
9. 马谡的街亭 / 9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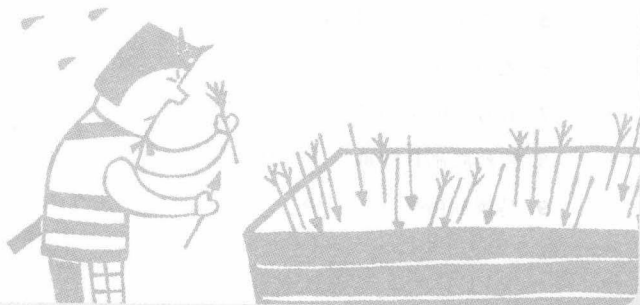
10. 草船借箭背后的军工问题 / 109
11. 三英战吕布中的刘备在忙活些什么 / 115
12. 落选的马儿也疯狂 / 118
13. 被遗忘的精彩——三国人物谈 / 121

西游篇 / 139

1. 西游兽谈——《西游记》中的老虎 / 140

武侠篇 / 163

1. 从大侠郭靖的智障谈汞中毒 / 164
2. 《神雕侠侣》中的神雕品种之谜 / 171
3. 关于“韦爵爷骑鹿旅行记”的考证 / 176





水浒篇

梁山的奇门兵器

小衙门施药

戏说梁山军衔

梁山好汉的功夫分类

梁山上的病人

吊睛白额虎死因的科学分析

《杨家将》和《水浒传》在历史上的真实联系





II.

梁山的奇门兵器

(1) 矛槊

梁山上的好汉，动手的时候多数都不太讲究用什么家伙，比如朴刀，天下第一好汉卢俊义可以用，手无缚鸡之力的黑三郎宋江也可以用，其他如哨棒、花枪等等，也都基本是公用武器，然而用奇门兵器的也不在少数，讨论这些奇门兵器的用法和战果，无疑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其实从历史上来看，奇门兵器在作战中的使用几率和效果都微乎其微。这道理很明白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如果真有一种兵器特别能在战斗中发挥威力，那它自然会大行于世，也就称不上奇门兵器了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《水浒传》的英雄们经常抄起一口朴刀就杀出去，是相当写实的写法。

当然历史上也不是绝对没有奇门兵器，五代大将李存孝用的兵器铁槊就是相当奇怪的一样家伙，据考证很像长枪后面加上藏族转经筒的造型，用这样怪异的兵器，还能在战斗中于两匹马间飞来飞去，战无不胜，李存孝可谓千古奇将。

只是这种古怪兵器的市场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大罢了。

但是《水浒传》这类作品，我的理解无非就是古代的武侠小说，而写武侠，谁不想看英雄好汉们用些稀奇古怪的家伙热闹交手的场面呢？如果不写一点儿奇门兵器，这抗诱惑的能力也未免太强了些。看金庸先生的作品，一出手就给最早出场的主角陈家洛安了一套又是钩又是刺的怪兵器，这套完

全不实用的东西和那套空前绝后的百花错拳一样，反映了金先生早期对于武功的游戏心理，随着功力渐深，金先生这个毛病渐渐改过。比如倚天剑、屠龙刀，虽然依然锋利无匹，在造型上已经不再那么惊世骇俗，令狐冲、萧峰、郭靖等大豪杰更已经到了随手斩木为兵，无敌于天下的水平。只是金先生笔下的怪兵器也并未绝迹，依然时时显露，给小龙女弄出的绸子金球，给西毒装备的蛇杖，处处揭示了金先生欲罢不能的顽童心态。

武侠小说就是成人的小人书。施耐庵也是人，所以写《水浒传》，他也忍不住写出了一些奇怪的兵器，有些，还颇为威风。

萨看来，这类怪异兵器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。

一类是兵器本身归于刀、枪等正常类型，但造型上比较古怪，这多半是为了突出重要人物的性格，适应他们的个性，给他们配备特殊道具，使他们的形象与众不同；另一类，则纯粹是兵器古怪了，使用兵器的人是谁反倒不大重要。如果说写第一类是让人出彩，这第二类就是让兵器出彩了。当然也有介乎两者之间的，比如鲁智深的禅杖、秦明的狼牙棒、徐宁的钩镰枪、就两者兼而有之。

至于吴军师的铜链，陶宗旺的铁锹之类，前面没有交代，过后再无踪影，那就明显属于施耐庵一时兴起，写来好玩罢了。

这第一类，典型的比如林冲的丈八蛇矛。

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，从前后的文脉来看，武学功底相当精湛，他会用的兵器很多，棒可以使（斗洪教头），朴刀可以使（斗杨志），禅杖也可以品评（结识鲁提辖），而且一生上阵，无论对手兵器怎么变化对他的发挥都影响极小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尽管林教头善于用枪——“风雪山神庙”中林教头的兵器就是一杆花枪，但实在没必要固定使用一种兵器。丈



八蛇矛是和普通枪矛非常相近的武器，只有两点特殊之处，第一，比较长，类似槊，这并不稀奇；第二，矛头是曲线型的，这一点实战中看不出有什么意义。可见，使用丈八蛇矛对林冲武功的帮助并不是很明显。施耐庵将林冲的兵器固定为丈八蛇矛，是另有深意，这是因为林冲骁勇善战，“满寨称为翼德”，张飞张翼德的兵器正是丈八蛇矛。让林教头使用这种兵器，是为了完成对他外观的塑造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林冲的外号是豹子头，也非常接近张飞“豹头环眼”的造型。因为林冲是逼上梁山，所以大家印象中的林冲有些怯懦，他的传统造型清秀多于凶猛。实际上，施耐庵笔下的林冲，是一个外貌与内心颇为矛盾的形象，怯懦的是林教头的内心，他的外形豹头环眼丈八蛇矛，表面上看，应该是一个凶悍的武人。

这第一类的兵器包括武松的双戒刀、史进史大郎的三尖两刃刀等，仔细研究，各有独特之处。至于关胜的青龙刀，虽然有特色，却称不上奇门了。

说到丈八蛇矛，就忍不住发挥一下，百胜将韩滔的兵器也颇为古怪，叫做枣木槊，槊，就是长矛，他这不算奇门兵器。那干脆说他用长矛好了，干吗说得这样复杂呢？我想原因是枣木槊这兵器颇有来历，是呼延家族祖上相传的武器，联想到呼延灼推荐韩滔，不难领悟二人家族背后暗藏的神秘联系——韩滔的武艺很可能来自呼延灼的传授，或者韩滔对呼延家拍马屁拍到了家，连兵器都效仿起来。

除了这些为了突出人物性格“特制”的兵器，还有些普通兵器中有些虽然带了特殊的字，倒也不能算奇门兵器，比如马麟的大滚刀、杨春的大杆刀、张清的梨花枪，都算不上奇门，其中可称奇门的，大概只有杨林的家伙。杨林的家伙是什么呢？这位锦豹子出身绿林，用的兵器乃是“笔管枪”。

什么是笔管枪呢？就是枪身细长，枪尖中空——这是个

什么造型呢？找根铁管斜着一截，大概就是这个模样了。这要是一枪扎上，放血都不用拔枪了。

忽然想明白，哦，杨林的兵器是古代的管叉啊！

的确可称奇门。

(2)三尖两刃刀

利用奇门兵器来渲染人物性格的，《水浒传》中史进可算第一人。

说他是第一人，因为史进是一百零八将中最早出场的人物，也因此施耐庵对他的刻画比较用心。小说中的史进武功大约也就是弱一流，但性格很有特色，任侠英武，仗义疏财，多情粗疏集于一身，加上九条锦龙花绣，在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点拨下完成了从“绣花枕头”到“绣花少侠”的转变，风流少爷的形象可谓呼之欲出。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，史进是个相当理想的偶像派人物，是传统评书中的罗成、赵云之类的人物。金圣叹就说过“令人有生子当如九纹龙之叹”。

偶像派的史大少爷上阵，用朴刀之类未免粗糙，玩弄花枪又有些平常，所以施耐庵给他配了一件独特的兵器——三尖两刃刀。

这种传说中二郎神用的武器，造型优美，刚中有柔，从审美角度来说还真找不出第二件更理想的兵器。您能想像风流潇洒的史大郎抡金箍棒的形象么？或者抡一根狼牙棒？那也太煞风景了。

这件兵器梁山上只有两个人用，除了史进，另一个是天目将彭玕，汴梁城的纨绔少爷，可见施耐庵对这种武器的定位。

其实，历史上三尖两刃刀确实曾经是相当出色的兵器，但不是史进这样的马上将军所用，据考，它的前身是大唐西域军团步兵的爱物，当时被称为“陌刀”，用法是大家排成密



集横列方阵，人手一口两刃刀，依照鼓点冲向敌军，不分青红皂白一通狂劈，此起彼落，第一排劈完，第二排马上从第一排的人缝里再砍进去，前仆后继，一面砍铤了口，手一转换一面接着来。三尖刀两面开刃，用于这种战法有马其顿方阵四面如铁刺猬的优点，又克服了马其顿方阵只能捅刺的缺点，增加了劈砍的凶猛。无论多勇猛的敌将，面对这样一个立体剁肉机器恐怕也无从招架——硬上，就难免被剁成排骨了，难怪大唐一直打到咸海饮马，所向无敌。

但换成史进这样单挑为主的将领，用三尖两刃刀就有些问题。这种兵器在马上用时美观多于实用，有些失于花巧，与武学的基本原则不太相符。

刀在兵器中以刚猛简洁为要，因此三个尖的刀头就有些多余，两面开刃减弱了大刀的威猛。

看似一口刀集中了刀、枪的共同优点，其实，刀、枪的用法根本背道而驰，想合二为一是天方夜谭，简单地说，枪的握法是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刀的握法是左手在后，右手在前，史进或者彭玕若想让三尖两刃刀同时发挥刀和枪的优点，只怕就要车轮般不断地在马上倒手了，这样固然可能让敌人眼花缭乱，但碰上不爱琢磨的比如秦明之辈照你就一家伙，那就给自己找不自在了。

实际上，史进上阵斩将也只见其用三尖两刃刀“砍”的功能，未见其用“刺”，杀吴秉彝，“被史进手起刀落，只见一条血赭光连肉，顿落金盔在马边”；杀辽将楚明玉，“史进逞起英雄，手起刀落，先将楚明玉砍于马下”；对辽将琼妖那延，“二将斗到三二十合，史进一刀却砍个空，吃了一惊，拨回马望本阵便走”，大概因为王师傅点拨，史大郎擅会赚人，陈达、吴秉彝都吃过他的苦头，忽然被人家赚一下，“作窃之家焉有备窃之理”，吓一跳是自然的。最明显是杀辽将曹明济，明明曹是逃，史在追，一家伙刺过去多顺手，史大郎呢？“曹明济急待

要走，史进赶上一刀，也砍于马下。”还是砍，和着他那三尖两刃刀的三个尖和一个刃都是摆设，史进的三尖两刃刀有些画蛇添足。

三尖两刃刀虽然好看，但在真正古代战场上也没有骑兵用它。大概，这至少是一个原因，造成史进、彭玘的武艺被限制在了一定的水平，始终无法超越自己。

话说回来，史进虽然属于偶像派，但以他的作派性情，生活中是否真的就能成为偶像呢？恐怕也未必。记得一本笔记小说里记载了一个我们河北乡下的故事（地点和卢员外的事儿有点儿接近呢），讲某少爷风流多财（类似史大郎也），见一女貌美，遂多方设法，倾其家而夺其女（这又有点儿董一撞的风格了），女之父母皆悲愤而死，而此女浑然不觉，侍奉少爷嬉笑取乐，人皆不齿。女通文字，恒对少爷讲水泊梁山，豪杰快意故事，生动有趣。渐久，少爷悠然神往，整日练拳习武，结交大盗，收纳流亡，效水泊人物。未几，为朝廷所闻，捉拿归案，灭三族，家产尽入公库。官兵至日，女忽不见。数月后，有见其祭祀父母之墓，曰：“儿日与此獠嬉戏时，父母恒托梦怒遣，今日知我报仇之法否？”

可见要是史大郎生在人间而不是小说里，只怕就未必真的是偶像。

从史大郎的三尖两刃刀，还可以想到梁山上另一件古怪兵器——郭盛的方天戟，我总觉得说这玩意儿，不免要捎到稍晚的一位武林怪杰，那就是藏边的高僧灵智上人。

(3) 方天戟

说到水浒的奇门兵器名家，三尖两刃刀高手史大郎以外，就数吕方、郭盛这两个个性极强的家伙了。

您说吕方、郭盛不过是用了一杆方天戟，怎么够得上个性极强的说法呢？



老萨这是夸张了，不过这二位的确有个性过强的嫌疑。您看那吕方的自我介绍别致得令人刮目相看，“小人姓吕名方，祖贯潭州人氏。平日爱学吕布为人……”那吕布武功高强，扮相英俊，您若说崇拜吕布功夫，或者崇拜吕布形象，这都正常，可偏偏崇拜吕布的“为人”，那可就……这吕布千好万好，就是“为人”一样学不得，吕奉先一生背信弃义，有奶就是娘，按张飞张翼德老哥的说法，那是“三姓家奴”啊！这吕方学什么不好学三姓家奴？！

这就叫个性！

那郭盛按照他后代郭靖的遗传特征看，属于不大多说话的，这种语出惊人的事情倒是不多，但看他的结局此人也有个性。郭盛战死在对方腊的乌龙岭之战中，“山头上早飞下一块大石头，将郭盛连人带马打死在岭边”。什么大石头，那分明是施耐庵的春秋笔法，翻译一下，赛仁贵郭盛就是让人一砖给拍死的么。离网络时代还一千来年呢，他就选了这么个死法，太有个性了！

看吕方和郭盛出场交手的镜头，俩人的变态程度不相上下。

吕方是“头上三叉冠，金圈玉钗；身上百花袍，织锦团花。甲披千道火龙鳞，带束一条红玛瑙。骑一匹胭脂抹就如龙马，使一条朱红画杆方天戟。”

郭盛是“头上三叉冠，顶一团瑞雪；身上鎡铁甲，披千点寒霜。素罗袍光射太阳，银花带色欺明月。坐下骑一匹征宛玉兽，手中抡一枝寒戟银绞。”

打扮得这么惹火，要搁现在旁边准有人喊：二位是做强盗的啊，还是开演唱会的啊？

一红一白，到过日本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见识过“红白歌会”，这源头敢情在这儿呢。两人斗得“焰摩天上走丹炉”“泰华峰头翻玉井”，从后来看两位的功夫在梁山不算一流，

但宋江、花荣都忍不住喝彩，大概称赞的就是两位扮酷的功夫。

言归正传，惹老萨觉得二位有个性的最重要证据还是在兵器上。

吕方、郭盛的兵器都是戟，还是方天戟。

这就有些成问题了。因为戟这个东西在宋朝已经很少有人使用。

戟，最早出现于商代，它是矛和戈两件兵器的组合。矛和戈都是长兵器，矛后来发展成长枪，是用于刺杀的攻击性武器，戈是长柄上装一个横钩，主要目的是守兵从城墙上不用探出身子，就可以抡这个东西杀伤爬城墙上来的敌人，此外还可以用平顶把敌人搭在城上的梯子推倒。随着车战的发展，战车上的武士人数有限，这种分工显得过于精细，于是有人灵机一动把长矛上面绑一个戈头，形成了又能攻又能守的戟。

这个东西车战的时候的确好用，冲向敌人时可以把戟刺过去，而敌人兵器刺来，我可以用戟上的戈刃一拨化解开，两车交错时还可以反手钩人家后脑勺。

不过随着骑兵的发展，从汉代开始，戟这个兵器就不那么吃香了，因为骑兵速度快，交手时间短，主要靠冲击力攻击敌人，其招数趋于简单实用，于是引发了兵器的革命。比如两刃的剑，因为双方交手一劈即分，用不到刺和另一面的刃，被更容易发挥劈砍效能的刀所代替，戟这种花哨的兵器一方面用法过于复杂，一方面戟头容易脱落，也就慢慢让位于长枪、长刀等更加实用的武器。到南北朝，军队中已经见不到戟这种兵器了。

那么是不是因此戟就该称为奇门兵器呢？

如果是这样，那奇门兵器的门槛也太低了。

关键在于吕方、郭盛用的方天戟，即便在戟的家族中也